

1998年,一架由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上,留美博士龙小平与国际正畸协会总监、RW国际正畸临床教育创始人罗伯特·威廉姆斯比肩而坐。彼时,他们一个是国际口腔医疗界著名专家,一个是博士刚毕业的青年学子,两人一路闲聊甚欢,彼此留下了印象。2007年,龙小平和罗伯特·威廉姆斯在前往美国出席正畸年会的航班上再次相遇。客气寒暄后,两人深入交谈以至于相见恨晚。

## 聊天 甘建华

有道是,前世500次的回眸,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人海茫茫,两次偶遇在高空,需要多深的缘分!当时,中国的口腔行业正蓬勃发展,而国内的医生却不能及时接触到前沿的国际正畸理念,威廉姆斯要将RW理念传播推广到全球的理想,令龙小平激动不已,一个美好的约定在他心中生成。

2008年,已是上海埃蒙迪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的龙小平,邀约年近80的罗伯特·威廉姆斯再次来到中国。这一年,由埃蒙迪参与协办的RW国际正畸临床教育高级培训班正式开班,一共开设了三届卓有成效的课程。国际大师在东方的中国桃李满天下,科学的RW理念如旋风流刮了东方文明古国,促进了中国口腔医学及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完善。



边看边聊

旅途邂逅的点头朋友,闲聊不“闲”,点石成金,使缘分成就了一桩人间佳话。人活一世,只要不是故意和命运作对,只要不是与世隔绝的倒霉蛋,你总是会遇到一些好的机缘或帮你的“贵人”。一事无成的话,是你的木知木觉、漫不经心,使自己错过了机缘罢了。

几个朋友难得聚会,号称聊点正事儿,利用各自的现成资源,筹建某行业所需的一个培训项目。碰头地点,却选在了一家闹猛的饭店,要的还是容易上头的

洋酒。歌舞加上怪味酒,生生掌控了大脑与口舌,一个个晕乎乎,东倒西歪,醉眼朦胧中尽是激情歌舞,花枝摇曳。深夜各奔东西,隔天啥都没想起来。

还有位老兄,开着家工贸公司,出门老带着个司机兼哥们。这哥们资格够老,忠心耿耿,车技也不赖,按理当个助手什么的绰绰有余,可就是随性无脑,说话唠叨不看风音气色,特爱横枝加杈,常常偏了方向。比方说谈业务吧,登堂入室了,主客寒暄,聊两句天气就该切入主题了,这哥们却不懂得换频道,继续聊他的天气。正好老板喝了豆浆有些内急,趁隙上了趟厕所。站在“向前一小步”处,老板顺便把正事儿在心里捋了一遍,自信满满回来欲作开场白,临开口话头却又憋尿似的憋住了——他那拎不清的哥们还在聊天气,且手舞足蹈着呢。后来,因为这哥们习性难改,便被老板用一包烟留在了车里。再后来,老板换了个员工当助手。

话还得说回来,人各有各的活法和天性,随遇而安,顺其自然,平平淡淡也不失为一种境界。

不过,怀抱积极的人生态度,善于发现并珍惜有益的资源与机缘,保不定就有更美的人生风景在前方等着你呢,不是吗?龙小平和罗伯特·威廉姆斯在高空偶遇时,他们也可以有漫无边际、海阔天空的话题打发旅途的无聊,然两个都是心怀理想与追求的有心人,闲聊不“闲”,于是,“青云之志”在事业平台上落地生了根。再往大的说,创业初期的任正非到京出差,饭桌上偶遇贵州老乡孙亚芳,“闲聊”间他能慧眼识人,而且最终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“忽悠”到了一家远在深圳的小公司,从而使深陷困境的华为绝地逢生,并在他们此后20余年的合作中,带领着华为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辉煌。

一段时间里,我心里总在想:到了晚年,你行动不便时,谁来帮你推轮椅?

想法的由来,源自那天上午,在小区的“口袋”公园。我与贺老师正坐在长椅上闲聊,楼上的老田坐在轮椅上,由保姆推着,沿着小径缓缓“走”了过来。老田前不久中风抢救刚出院,我正要与其打招呼,见他阴沉着脸,只好欲言而止。贺老师悄悄说,老田不愿这位不会笑的保姆推他出来,但其妻也卧病在床,他只好带着“一百个”不情愿,由不愿意推他的人,推出来晒太阳、透空气。

几十年前,因工作关系,我曾多次接触轮椅。好几次去轮椅车厂调研,并去国外考察,看到不少设计人性、制作精良、使用方便的轮椅。这时,轮椅在我的眼里,只是单纯的工作对象,想的是如何更好地为全市残疾人、老年人服务,从未将它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。

那时,我正当壮年,我的父母亲也身体健康,行走自如。轮椅在康复展上,在工厂的流水线上,在医药商店里,后来成了他人家里的生活用品。再新颖的轮椅,也只记载在我的工作手册上,感觉它离我的生活范围是那样的遥远。

那年,轮椅在猝不及防中“驶”入了我的生活。傍晚,我出差回沪刚下飞机,接到妻子的电话:母亲摔跤不能动弹了。我急赶回家,速叫120送母亲去医院,经检查为股骨颈骨折。母亲手术后,我立刻买了辆轮椅,但母亲好强,只坐了几天,就撑着双拐,在病房内来回走动。母亲出院后,轮椅被束之高阁。

有时,邻里有人骨折或老人去医院看病需要轮椅时,我总是给轮椅打气,主动送上,让其为更需要的人,出力服务。

有一次,在央视某节目上,看到一位脑瘫病人,自强不息,自己设计,请人帮助制作了一辆特殊的轮椅车,用嘴巴“驾驶”着这辆“坐骑”,打通了与社会的交往,实现了自食其力。当他用嘴控制轮椅,在台上灵巧转圈时,敬佩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母亲晚年行动不便,进出都需坐轮椅代步。每次出门,我都先要把轮椅从二楼搬下来放好,然后再上楼去搀扶母亲,慢慢帮其一步步挪下楼,在轮椅上坐好,天冷时还要在她膝上盖一块毛毯,然后推着她缓缓出行。

望着老田渐渐远去的背影,贺老师问我:你想过吗,等我们老了行动不便时,谁来帮我们推轮椅?我知道贺老师的独生女已在美国定居,老伴又体弱多病,竟一时语塞。过了一会,我笑答:你担心什么?帮我们推轮椅的人多了。家里有家人,机构有护工,社区有志愿者,社会上有爱心人士。贺老师打断我道:手指头扳扳,人是不算少,但如果也碰上一个不会笑的,你不愿意他(她)推你的人呢?

今年四月,我们三五老友相约去杭州一游,并去龙井村品茶,不料竟遇见了30年前的茶农,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叫阿巧。当年还留有“问茶”的趣事,那情景宛如电视回放,清晰地再现眼前。

1991年新春初一,我们一行前去龙井村。记得当年沿着蜿蜒绵长的山路来到了狮峰龙井,湛蓝的天空点缀着丝丝白云,初春的阳光轻抚着茶山绿树农舍,四下空无游客,狮峰寂静空远……“先生,新年好!”一声细软甜甜的祝福传来,我转过头望去,只见一位脸上绽放着笑容的年轻漂亮精干的农妇,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。我赶紧拱手回礼,道一句“恭喜发财”。

倏然,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此地相逢,虽是萍水相逢,却相互并不陌生、十分亲近。也许是时值初春,我们像熟人般侃侃起来:“你们是来品茶的吧?”“是啊,瞧您不俗,可否带路一行?”我们打趣道。不料农妇一口应允:“那就到我家去吧。”

充满诗意的偶遇,让人“冲动”,因此留下一篇文章,谓之《新春龙井品茶记》,并刊发于一家报纸。我还把这张报纸寄给了该农妇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此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又到赏春、踏青、品茶的时节。芳菲四月,在杭州友人的陪伴下,我们一行

又兴趣盎然地来龙井村,品茶绝对是题中之义。一处位于茶山叠翠翠翠的山脚,树冠如盖的古树掩映,房前涧水环绕且静静流淌的农舍吸引了我们,举目一看,“阿巧茶庄”赫然映入眼帘,于是欣然进入。

只见门前一老妇悠然闲坐,不时轻啜杯中的龙井茶,口中缓缓吐出薄纱般烟雾,好不自在。也许是她精明的经营头脑使然,我们刚一入座,老妇便问道:“你们从上海来?”“是啊,我们是特地来此品茶的。”“哦,我家茶庄上海人来得最多,我跟你们上海人有缘呢,不信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”

说罢,老妇兴冲冲走开,我们却云里雾里。不一会儿,她从房屋里拿出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报纸让我们看,谁料正是那张1991年3月22日刊有我写的那篇《新春龙井品茶记》的报纸。老妇漫不经心,我却喜出望外。我告诉老妇,我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。疑惑?不信?老妇满脸复杂,对我端视良久之后朗朗大笑:“是你,是你!你当时还学着我们杭州方言说了‘柴(茶)泡壶吃(喝喝)哩’。”

那天,我们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都在阿巧茶庄。我们边喝边问,老妇边叙边聊。老妇告诉我们,她叫阿巧,茶庄园因她得名,从14岁开始就随父母种茶、制茶、卖茶。一年四季,春天摘茶,夏天遮荫网护茶,秋天施肥剪茶,冬天维修工具准备炒茶,一辈子与茶为伍,以茶为乐。今年74岁了,早已退休,每月享有农保,心情舒畅,身体健

不知真假与好坏,何来真货与好物。

## 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同有美好目标,不同奋斗之路,成功便好,少作不切实际的比较。

自己拿不出好的作品,那是水平问题;压制、开刷他人好的作品,那是人品问题——请勿问题多多。

天无绝人之路,人有安心所途。人无诚意,事少成功。

事实胜于雄辩,史实不容瞎掰。把持一方,但愿眼观四面,融汇八方。

勿因深信不疑而成执迷不悟。不为小事生气,勿跟自己较气。

如有怪事遇己,宜少怪于人而多怪于己。听不进半点批评话,何来点滴进步。

世有关系,但请多多联系;事有关联,但愿少少高高挂起。

老年志有趣,少年情有还。吾行吾善,我行我素。

似是而非,非是而非,最终为非而废。当仁不让,当让不抢。

康,生活无忧,现在每天还来茶庄。她不无幽默地说:我是茶庄最高领导——“顾问”。种茶、制茶、卖茶的事儿都交给女儿了。正说着,女儿来了,由于长相酷似母亲,大名为汪晓霞的女儿又被成为“小阿巧”。

小阿巧继承了母亲的精明能干,把家里的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,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小阿巧告诉我们,家里现有12亩茶田,种的都是龙井绿茶,分采摘时间不同茶的价格迥然有异,明前茶三四千元500克,以后价格逐步下降,低的仅卖二三百元500克,所谓茶“早采三天是个宝,晚采三天变成草”。

那天,小阿巧也一边与我们聊天,一边招呼顾客。当有客人来采购茶叶时,只见她起茶、称重、封压、装罐、贴标,一气呵成,动作娴熟流畅,让人想起电影里卓别林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场景。小阿巧还说,

她家茶叶不网上销售,也不请代理商,就在阿巧茶庄实体店销售。由于她茶叶质量好价格合理,靠口碑相传,来茶庄买茶的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客户,不用吆喝,始终畅销。当我问起每年的销售额和利润时,她先是警惕,转瞬露出了新一代茶农“狡猾”：“这是隐私,怎么能说呢!”我自然不再勉强。末了,她却无不真诚地补充道:“总之,生意越来越好,日子也越来越好过,我们全家对时代、对政府始终心存感激。”

此外,阿巧茶庄除了经营茶业外,还利用自家上下两层约250平方米的房舍兼营着农家乐,今年“五一”前夕,她正摩拳擦掌,全力以赴“备战”,迎接久盼的旅游旺季。

告别阿巧茶庄,我们仍意犹未尽,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且感慨:“龙井村茶农的日子真让人羡慕啊。”



## 一夜梧桐

陈连官

我是记得的,那一夜梧桐树叶的飘落,在秋深冬来之间。

春分之后的雨,嫩绿了梧桐,似在不经意间,已经绿了街衢。那梧桐的嫩叶,缀满枝头,树又绿了。

江南是多梧桐树的,最多的地方是南京。那时我在南京当兵,在新街口看多了梧桐,便是满眼满地的落叶,不见有多少的诗与远方,有的是青春的落寞。街口,常常失落于那叶的枯萎,再看新绿。

一袭红衣很难看到,那袭绿衣尽在江南的烟雨里。青春便这样朝前走着,走不过江南的挽留,留下了梧桐的诗笺,年年岁岁。

不多前,友人翻出了我当选原南汇县“十佳杰出青年”的小册子,那是过去的往事了。那个记录虽和一个部级干部同伍,但又能怎么样呢?梧桐依然飘落。

我年年看到的是梧桐树自然消逝,不见有些情谊生长。昨夜好睡些,那是友人前来的探望安慰,一些疼痛消遁了,也不是青春的回头,倒是一夜的梧桐绿了。

友人,便是长长久久的牵挂了。彼此祝好彼此安好,便是岁月的静好。

保留最完好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双圆环土楼。大门上联:“怀以德敦以仁借此修齐遵祖训”,下联:“远而山近而水凭兹灵秀毓人文”,横批:怀远楼。上联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内容德与仁,下联是道家的山水自然观,可谓相得益彰。

参观完土楼回首凝望,我沉思良久。“前面快到云水谣古镇啦!”朋友的一声招呼,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,抬头已见“云水谣古栈道”。过去此地称为古幽道,现改为云水谣古道,目前长约10公里,据说当年曾是闽西南这一带到漳州、省城求取功名的必经之路,也是通商富家之路。这条千年古道很长一段皆为鹅卵石铺成,一步一步前行颇有历史感,放眼眺望,满目皆景,远处山峦起伏云烟升腾,身旁清澈见底的溪水潺潺流淌,不时有白鸭悠悠游过,划出层层涟漪。如果时值盛夏,我一定会跳进溪水里嬉乐一番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,溪水两岸有13棵百年、千年树令组成的好古树群,棵棵枝繁叶茂,如伞如盖。古镇人告诉我们,这种小叶大榕树每每叶黄飘落,绿叶即生,所以春夏秋冬常年翠绿欲滴,其中一棵老榕树树冠覆盖面积达1933平方米,枝丫长达30米,枝叶一直延伸到溪水上方。我们一行6人上前试着抱大树底端,根本不行,后又上来4位女士才一起抱住。

再往前走,就望见了景区最具代表性的景观,溪畔木屋前,古老的木制水车轮在徐徐转动,这就是电影中《云水谣》里男女主人公相识的地方。如今影片中的情节大部分人已渐渐淡忘了,但“云水谣”却名扬四方,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精彩故事在此演绎吧!

一旁的几棵大榕树下,有人在品茶观景,有人在挥毫蘸墨临摹写生。古道旁还有一排两层老式砖木结构房屋,就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老街,店铺风格各异,但店主大都淳朴热情,尤其是茶铺,游客可随便坐下小憩。

不知不觉中,夕阳已西下,绚丽的霞光映照着古树、溪水、村落,还有那长长的古道……我们沉浸在青山绿水中意犹未尽,但却要说再见了,我真想一直沿着古道走下去,走向诗和远方!



满山杜鹃

(摄影)

沈丹锋

## 七夕会

## 春到云水谣

王耀忠

冬常年翠绿欲滴,其中一棵老榕树树冠覆盖面积达1933平方米,枝丫长达30米,枝叶一直延伸到溪水上方。我们一行6人上前试着抱大树底端,根本不行,后又上来4位女士才一起抱住。

再往前走,就望见了景区最具代表性的景观,溪畔木屋前,古

